



虽不是世家 却自小与玉石结缘

苏然不是出生在传统的“玉雕世家”，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行医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去了甘肃省地质局的物探队支边。因此，虽然出生在北京，但苏然的幼年却是在甘肃省张掖市度过的。

“可以说我的家庭背景与我现在所从事的玉雕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之所以能与玉石结缘，苏然回忆说，还是与她小时候的爱好和兴趣有关联。

小时候，父亲随勘探队外出回来时，会给她带一些颜色漂亮的小石头作为礼物。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匮乏，而且张掖又地处偏远，父亲给她带回来的那些小石头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从那时开始，我就对石头有了亲近感和好奇心，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意识的启蒙吧！”

作为一名玉雕人，绘画技能不可或缺。苏然的父亲很喜欢绘画，家里有些亲友也有从事绘画职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传授苏然绘画的相关知识，但苏然承认，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身在其中自然就会受到感染和熏陶。“这种对绘画的喜爱，是我后来走入玉雕行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1987年，苏然初中毕业，面临的选择是上高中还是上中专技校。两者相比较，她更倾向于后者。“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从我内心来讲希望能早点工作，好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这一年恰巧是北京玉器厂技校的招生年，毕业的学生会直接分到玉器厂里上班。一天放学路上，苏然无意中看到了玉器厂技校的招生启事，她几乎没做考虑就给自己报了名。

苏然回忆说，当时北京玉器厂技校实行的是三年一招生制度。也就是说，她早一年或晚一年毕业，都将错过这次技校的招生，也就意味着可能错过今后的玉雕人生。“至今，我都认为自己当时做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外国游客纷纷涌入，国内的工艺品市场形成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北京玉器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因此，玉器厂有需求同时也有能力对下属的技工学校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为其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这应该算是我的运气，技校经过前两届办学经验的探索和总结，到我们这一届，无论是师资的配备还是课程的设置都更加科学与合理，所以我们这届学生是很幸运的。”苏然说，她从踏入艺术殿堂那一天起，就遇到了好时机。每每想到这些，她都会怀着感恩的心，格外珍惜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技校学艺三年 雕黄瓜能以假乱真

在北京玉器厂技校三年的学习，对苏然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技校里感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氛围，当时的教学方式已经按照系统的艺术教学体系来实施了，包括素描、色彩、三大构成等。”苏然告诉记者，那时

做学生时，她做的玉雕黄瓜以假乱真，差点被同学当真黄瓜啃了；工作后，她师从玉雕大家，认真揣摩师傅的设计思路和艺术表现手法，培养出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她爱上白玉，善用玉石上的“瑕疵”，保留玉石天然气质，创作出的作品多次获奖；她注重人才培养，创立首席技师工作室，免费收徒80余名，传承和发扬玉雕技艺……

她就是集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国高级玉雕设计师、全国优秀工艺美术家、中国青年玉石雕艺术家等称号于一身的北京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苏然。在玉雕一线工作20余年，苏然被评为“享受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获得高级工艺美术师专业技术职称，受聘担任北京轻工技师学院特聘教授。

京派玉雕大师苏然：匠心常独运 玉作出天然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候，玉器厂的多位玉雕大师也来学校授课，学生不仅能学到渊博的艺术理论，鉴赏到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还能目睹大师们高雅的艺术风范。

技校要求学生不仅要加强艺术理论的学习，还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增强动手的能力。苏然不但要学素描、色彩、雕塑、材料、制作、设计，还得学做工具。

技校对学生要求高，苏然主动学习的劲头更足，不但在学校这样，回到家中也是如此。每次一回到家里，一有时间她就画素描、画工笔、画人物、画花鸟，到后来还画盘子、画彩蛋、捏泥人、弄刺绣、做娃娃。苏然笑着说：“那时候我们家都快成仓库了，家里的墙上都挂满了我的画。”

“苏然的活做得很好。”曾任北京玉器厂技校校长的李国祥，对苏然做学生时发生的趣事记忆犹新。有一次，他让学生用厂里废料库的材料做东西。苏然用一块料随形做了一个黄瓜，做完后把黄瓜放在案上，差点被别同学当成真黄瓜给啃了！

“那个黄瓜做得可以说是以假乱真，对于一个初次接触玉石雕刻的学生来说，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是很不简单了。那时的苏然不仅学习认真，也很有灵性。”李国祥回忆说。

1990年，从技校毕业后，苏然进入北京玉器厂。当时，工厂在职工有两千多人，无论是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我可以说是赶上了北京玉器厂的一个鼎盛时期，我还记得那时全国各地都派人到北京玉器厂学习观摩，还有大批的外国游客来参观，厂子里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由于在学校时是学习委员，基本功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因此，苏然被推荐进了人物车间，也是对综合技艺要求最高的一个车间。

车间的工作环境并不算好，人物车间有几百人，被分成若干个生产小组，但都是在一个大的车间里工作。车间里到处都是嗡嗡的电机声，到处都是粉尘，苏然倒是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就想着怎么把活干好了。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那时候人物车间里有一批老一辈的艺术大师，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传奇的人生经历，能够有机会与这些大师们近距离接触，对我来说的确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苏然说。

进入玉器厂 师从宋世义大师

“宋世义大师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师傅，他在我心目中更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进入玉器厂后，苏然拜宋世义为师。

宋世义大师曾在工艺美术学校受过系统的艺术理论教育，还先后师从钱镛、刘文亨、王永海、王树森等老艺人，后来又分别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这使得他能将传统的玉雕文化与现代艺术理论集于一身，可以说他是新一代玉雕人中的典范。”苏然介绍说，宋大师多才多艺，能将不同门类的艺术精要融会贯通，巧妙地渗透到他的玉雕作品中。他的文化修养和为人处世的严谨态度，能让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感受到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风范，所以能成为他的弟子，对苏然来说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很多人觉得做玉雕十分枯燥，但在苏然看来，如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就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她向记者讲起了刚进入宋大师人物组工作时接到的第一件作品，一块玛瑙摆件。师傅“画活”，取名“梅妻鹤子”。如果不了解作品背后的知识，不理解作品的意境，只

按师傅画的墨线闷头去做，肯定会觉得枯燥。

苏然自己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了解了“梅妻鹤子”的典故。看着作品在自己手中慢慢变得清晰，想着古人追求的“梅妻鹤子”的清高意境。苏然说，此时，工作起来一点儿也不枯燥，作品也能充满意境！

在玉器厂工作的五年，苏然每个月要完成一件作品，通过不断累积的过程，她的技术越发娴熟。“虽然那时还不能亲手设计，但每天都在看师傅如何用料，如何设计，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对我今天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苏然说，学艺过程就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考验过程。他们那一期技校毕业的同学一起进厂的一共72人，大家分散到玉器厂的各个岗位上，差不多走到哪都能遇见同学。“如果你想逃避工作或放任自己，那你很容易找一些借口和同学聊天，把一天混过去，那时候好多人都是这样过的。”

用师傅的话说，苏然是那种“坐得住的”，能够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在她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因为各种原因而没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说那时候我就怀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认为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这五年的时间，苏然还明白一个道理。跟师傅学艺，如果只简单地理解为“师傅画，自己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定式，养成惰性。如果一个人不注重自身修养的提高，不去发现、琢磨手中作品的设计理念，不去借鉴旁人做活时的工艺技巧，那么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性格、没有思想的雕刻工具。

因此，在工作之余，她会把自己白天手中的作品再默画一遍，揣摩师傅的设计思路和艺术表现手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也为她日后独立设计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做白玉设计 保留璞玉的天然气质

进入北京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后，苏然开始接触白玉，对于白玉雕刻有了更深的感悟。“实际上我在刚接触白玉雕刻时，也走过弯路。”刚到中鼎元时，苏然还习惯性地按照设计翡翠时的思路来设计白玉，结果设计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满意。

“感觉就是不对头，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翡翠和白玉特性的不同。”

如今，在她看来，白玉是有灵性的，是大自然千百年造化出的精灵。所以，每一块玉石都有它与生俱来的性格，在设计时，苏然都会尽量保持这种璞玉天然的精神气质，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随形就势几刀，石头那种天然的美就出来了。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玉石天然形态纹理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保存白玉的天然美感，把白玉的材质美与造型美进行有机的统一，这也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的。”苏然解释说，通常，无瑕的白玉在行业内被称为“硬通货”，因为这种材料非常罕见，价格不菲。而大多数白玉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包括浆石、裂纹、杂色、点等。但在苏然看来，这些所谓的“瑕疵”正是创作的乐趣所在。

“我每天随时都要给它们相面，与它们交流。”在苏然的桌上，经常放着几块玉料。在心中，苏然酝酿着一个个腹稿，又一个地做着自我否定，每天都在脑海中做着各种较量，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结构的安排等，一番衡量后，最终确定最为贴切的表现内容。

苏然的作品《蝉蜕》，原料是一块玉石相生的原籽，按常理应把疆石切掉只做玉的部分，但苏然决定把疆石利用了起来，她将疆石部分处理成蝉蜕，玉的部

分处理成蜕变出来的知了。她的另一件作品《沧桑》，原料也是一块有疆的籽料，玉石部分缜密油润，满金黄皮，可惜有一块疆石如膏药一样贴在金黄皮上，坑洼不平，极不协调，犹如一张漂亮的脸上长了一个大瘡子，令人揪心、难受。苏然巧妙地将疆石部分创作成两张饱经风霜的脸，还巧妙地俏出了一个高高的黄玉鼻子，膏药揭掉了，瘡子不见了，观众看见的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沧桑是金、沧桑是道。两位老人身后完整的金黄皮包裹的玉石，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财富，是金、是福、是道！”苏然说，两位幸福的老人虽历经沧桑，还矢志不移，相亲相爱，令神仙羡慕；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亲历了世事变迁，见证了历史，积累了丰厚的阅历，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和心得。

在苏然看来，玉石形成经过上亿年的演变，原料的形体、质地、颜色等天造地设，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为设计师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与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要读懂一块原石并非易事，需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分析其得天独厚形态特征，发挥自然、合理的艺术想象。

成立工作室 免费收徒培养人才

苏然的作品在省市级以上重大玉器评选活动中屡获大奖，2010年至今，其作品在省市级以上重大玉器评选活动中获金奖18项，银奖4项。代表作品有“玉璞神刀”“九龙壁”“沧桑”“俺爹俺娘”等。其中，作品“玉璞神刀”获得了第六届“天工奖”最佳创意奖。为了这件作品的设计，苏然查阅了很多资料。她发现，手中的这块玉料与古代刀斧类兵器的造型极为神似。红黄两色的皮壳就像是刀鞘，而隐约可见的羊脂白玉犹如是锋利的宝刀。于是，苏然利用了它天然的刀斧形状和精美的皮色，只在刀背处浅雕传统经典的饕餮纹，铸就一把古朴气派的神刀。

“如果将它切开做成牌佩或其他把件，或许也能出一件不错的作品，但无论在气势上还是艺术价值上将逊色一大块。”苏然说，创作一定要以原料为依据，原料的情况，决定了艺术加工的方法和工艺，如果不加甄选，恣意妄为，那就成了无的放矢。

作为北京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总工艺师，近年来苏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首席技师工作室的建设上来。2012年，北京市苏然玉雕首席技师工作室申办成功，2015年晋升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并被推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

苏然带过的徒弟已有80多位，其中还有几位残障学徒。她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吃住，发放生活费，为的是真心传授玉雕技艺。如今她已累计培养高级技师10人、技师10人。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玉雕技艺，培养玉雕专业人才，首席技师工作室还促成北京轻工技师学院与北京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北京紫气东来玉雕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成功地在北京市技工院校设立玉石雕刻与设计专业，苏然被学院聘为首届玉雕专业特聘教授，定期到学院给学生们讲解玉雕专业知识。

经过多年的努力，苏然工作室的作品题材广泛、品类多样，品位高雅，得到业内专家、藏家、商家、玩家的认可，在国家级、市级重大玉器评选活动中屡获殊荣。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实力派玉雕大师之中，苏然以风格鲜明、设计精妙、用料考究、内涵丰富、做工精湛而名列其中。



作品《层林尽染》



作品《沧桑》



苏然和学生们一起交流



工作室兴趣班开课



对话大师

灵感源于积累 技艺必须创新

劳动午报：您有众多的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创作时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苏然：创作灵感有两方面在影响我。首先，自古以来玉石就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让它成为我们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一个缩影。幸运的是，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几千年积累下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更像一个包罗万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给我们各种的艺术形式提供着丰富的给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玉石雕刻。也使得我们在设计一件玉雕作品时，往往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这个文化源泉中寻找答案。

其次，就是生活的积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你很难在艺术中去再现它，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观察，这种观察是有意识的汲取，所以创作灵感是建立在平时丰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

劳动午报：您的工作室已经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您也被推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呢？

苏然：过去作坊里师傅教徒弟都是只教不说，徒弟只能看着师傅的画活去做，去学习技艺。师傅在原料上画好后，徒弟就按照他画的墨线去做。虽然这在质量上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但无疑对人的创造性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徒弟只是机械地照着师傅的墨线去做，有一天，他一旦没有了那些墨线，就会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了，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工具。

所以，现在我教徒弟，不但让他看我的设计稿，还会让他参与到创作中来，一起讨论创作的思路和方法，给他尝试的机会。不是只要求徒弟完成某一道工序，而是尽可能让他参与整个创作过程，从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上积累经验，培养自己学习、理解、感悟的能力，充分发挥他独立思考、独立动手的能力。